

11年196万多针绣出宋时繁华

玉环绣娘用十字绣再现《清明上河图》



台传媒记者曹思思 张荣 /文 通讯员吴晓红 /摄

盛夏清晨,细碎的阳光照进几十平方米的房间,玉环绣娘林金燕俯身在绣棚前,右手捏一枚绣花针上下左右来回穿梭……

林金燕是玉环坎门人,早年从楚门一家花边厂下岗后,做了全职家庭主妇。今年60岁的她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耗费11年时间,用十字绣再现了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精湛的手艺、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人称赞。

“11年了,196万多针,18米长……能把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用十字绣呈现出来,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林金燕的眼里满是自豪。

打开这幅十字绣,精美的画面让人惊叹。整幅绣作共有13种颜色,以暗黄色为主调,画卷中人物、景色、建筑的轮廓被立体地勾勒出来,针脚干净细腻。在林金燕的绣针下,《清明上河图》几乎一丝不苟地被“搬”上绣布。

漫长枯燥的刺绣之路,从2012年夏天开始。那年,林金燕的朋友送她一盒《清明上河图》十字绣材料包,朋友告诉她,这款长18米、宽1米的《清明上河图》是世博限量版,在全国限量发行999幅。

“光材料包就要上万元,里面包含绣布、5本教材及用到的进口棉线。”林金燕说,《清明上河图》是国宝,能把它绣出来,对她很有意义。

刺绣作为“慢活”,从绣下第一针开始,就注定了耐心和细心的双重挑战,林金燕把她的匠心都藏在每一针一线里。

《清明上河图》中各色人物、牲畜、房屋等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熙熙攘攘的人群并非千人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就连路边摆摊的小贩,衣服、身材、体态都不尽相同。

在绣制的过程中,林金燕追求极致的完美,要求针法方向保持一致,针线用力均匀,正面平

整、反面无杂线,更不会缺针少线,稍有疏忽就返工。另外,18米长的绣布上,没有事先印好的底图,林金燕只能对照着教材,用特殊的记号笔一笔一画精准地还原到布料上。

“最难的是数着格子打样,记号笔的墨水是特制的,颜色一天就会褪去,所以每次打好样,就算再忙也得绣完,不然就要重画。”林金燕几乎每天都花费至少4个多小时在绣作上,遇到难的部分,一天只能绣出火柴盒大小的一块。

就这样,林金燕一针一线地绣着穿越了近千年的人间烟火、繁华盛景。在绣制的过程中,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清明上河图》,越绣越上瘾。“一点也不觉得烦闷,反而觉得每天边听小说边穿针引线的时光,是最放松的。”林金燕说,闲暇之余她也会去跳广场舞、旅游,但心里总是牵挂着还未完工的绣品。

前不久,林金燕绣完最后一针,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大功告成。在一张纸上,记录着她10年来的“战果”:形态各异的人物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另有车13辆、轿8顶、桥17座、树木180株……总针数196.465万。

“十年磨一画,绣完最后一针时,我感觉非常轻松。有种养在深闺十年的女儿终于长成的自豪感,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有我的心意,倾注了我的心血,希望能找到珍藏它的有缘人。”林金燕笑着说。

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完成后,林金燕并没有停下手上的针线,下幅新作《琴棋书画图》已开始动工,将生动再现名著《红楼梦》的人物生活景象。

“太容易的我不想绣,只想绣些难度高的。”林金燕想用十字绣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来,更好地传承下去。



十字绣作品局部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消失的她》：消失的导演

林立 /文

《消失的她》目前的票房是23亿元,数字继续刷新是肯定的。很多网友拍下了影院散场后情侣、夫妻发生矛盾的短视频,诸如如此类让人觉得“不会是真的吧”的相关话题,给人一种《消失的她》情感冲击力很强、值得一看的感受。

吸引我去看的,是影片参考的真实案例之一——泰国悬崖丈夫推妻案。我并不期待“悬疑、推理”,因为这两个被导演陈思成绑定成自己符号的元素,我觉得我一直发挥得很一般。我以为能从影片中看到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深刻人性呈现,这也是我唯一期待影片能做到的。

然而电影从始至终都在展现“悬疑、推理”,用“展览”来说更确切。导演、编剧迫切地想要告诉我,他们创作了一个“你不看到最后绝对不可能知道”的真相。演员、美术、音乐、摄影、剪辑等环节,导演似乎认为已经非常流畅、到位。

他们甚至很明白我会把剧情推进的模式和“剧本杀”联系起来,“是的,沉浸式的剧本杀,不是代入每个角色都很有意思?”

到影片最后,妻子看到了“海底的星空”部分,夜晚的海底所营造的绝望、凄美,画面不遗余力地展现因为妻子佩戴着潜水设备无法发声的压抑的汹涌情绪。我几乎听到导演和编剧在我座位边感叹:“你看!人性就是‘海底的星空’啊!”

全片我觉得最有电影张力的,确实也只有这一段。但它的存在也是对全片其他部分的讽刺,它不是不能好好地表现电影艺术的能量,就是懒,就是精明。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等到我所想看的内容。我只看到喜怒哀乐都演得很用力,用力到让我替



家乡村风

潘岳军 /文

每当芒种前早稻进入灌水期,我便会想起儿时踩水车的往事。

我的家乡虽然地处海边,但勤劳的先辈用双手筑塘围海,让昔日的盐碱地变为广袤的粮田,也使家乡河道纵横交错,成了泽国水乡。记得小时候水利设施落后,村人耕作水田,抗旱,几乎都要与水车打交道,踩水车就成了农民灌溉农田的常事。

水车按动力可分为手车、脚车、牛车等,长度及车头部分可根据实际制作有所区别,但大体部件相同。

水车由车壳、车头、车骨、车板等部件构成。车壳用木板钉在制作好的车框架上,车头由一块圆形木头嵌上几个短木栅,中间插一轴,横穿在车耳朵(木头制成,前有一圆孔)上,转动后带动车骨车板提水。车骨一般用硬木制成,由车梢连接成链条状,车板一般用樟木制成小木板,中间打孔,穿在车骨上,一个车骨一张车板,当车头转动时,车板带水灌溉。

家乡的水车有两种。一种是短水车,也称手车,一般由两人操作,也可单人进行,就是手推拉式的,适用于从水塘、沟渠中翻水灌溉农田。另一种是长水车,也称脚车,由两人或三四人操作,主要利用足踩的方式,适用于从河道中抽水。短水车运送方便,只要上端放于田埂,下端置于沟渠即可,比较随意,也无需固定,但翻水的效果差些。长水车的装备就多了,有脚架、横杠、车轴、车架等,由于车身高,在地面、河面还需用脚架和竹棒等来上下固定。脚架是由木头制成,有两个,主要用来承载车轴的,上端装有绳圈,可放置横竹杠;车轴也就是一根粗圆木,正中用六个短木栅设置了一个齿盘状的装置,主要是用来带动水车叶子的,这是前轴。车轴安放在脚架上的凹处,使用时,需要加菜油或机油润滑,使它转动起来更灵活、省力。后轴安装在车车的尾部,它和前轴一样,只是少了许多,可能是运用物理学中的动力学原理吧,利用大轮带动小轮,这也是先人智慧的结晶。车槽的下半部和后轴通常沉在河水里,但要先在水中打下两根竹棒,底下再横一条,用来固定车槽,使其不会摇摆。还要掌握好车槽吃水的深

他委屈的“朱一龙”。他在《人生大事》中证明了他能“收着演”的实力,这一次,他却像被导演不断电击一样发出不同的叫吼、哀嚎。

最该运用演技传达女性心声的妻子、妻子闺蜜两个角色,一个成了普通符号,另一个是特殊符号。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在知道倪妮饰演的妻子闺蜜的真实身份时,会相信现实中闺蜜可以用这种方式完成复仇。

说是参考现实,《消失的她》却神奇地做到了“让现实消失”。你说它不走心,它把角色的心都要揉烂了。童年阴影、贫富差距、物化女性等问题,它都点名批评了,态度很严肃。但这样的批评,就像和某个不确定的群体达成了什么默契一样,重重抬起,轻轻落下。最终被打击的却是银幕前真的受过伤的人。

平庸只会让人没有印象,用自以为的优秀去伪装平庸,才让人反感。《消失的她》让人反感,因为它像一部没有导演的电影,是一部噱里啪啦满场翻滚的套路电影。

当我想系统地列举作为导演的陈思成这次的失职时,却猛然发现电影的导演不是他,而是两个我不知道的名字——崔睿、刘翔。仔细一看,陈思成只是编剧之一。

他们似乎在自觉规避会被指责“没有导演”这件事。各类宣推的短视频里,陈思成拿着对讲机严格进行现场品控的画面,难道也是“套路电影”的一部分?

粮食被浪费了,人们会心痛。一个很好的社会话题被浪费,观众可能不会心痛,只会当流量一样刷过就算了。

只是很想问一句,已经23亿元也必定会更高的票房,浪费了多少人的情感?

踩水车

度,假如吃水过深,翻上的水量就大,但人付出的体力也大。

车水看似简单,只要人的上肢伏在横杠上,背朝河面,双脚踩着木拐,水车的前后轴就有规则地带动叶子转动,将水从河里翻上,但踩水车大有学问,要讲究技巧呢。小时候,看着大人们哼着小调,悠然自如地踩着水车的样子,不免也想尝试一番。

我真正接触踩水车是七岁那年的夏季。骄阳似火,河堤上架起了一排排的水车,场面真是壮观。为了给刚插下的晚稻秧苗足够的水分,每个生产队要安排一定的人力,利用水车轮流给秧田灌水。我们这些闲着无事的小孩,赶着鸭子往河里跑,跳下河去凉凉凉爽爽。趁着大人们还没来,小伙伴们一起跑到水车旁想踩着试试。我们用力抓住脚架,慢慢地爬上去,抓住横杠,踩着木拐,欲大显身手。但我们使尽吃奶的力气,还是踩不动木拐。当合力往下踩,刚让车轴转动时,不料用力过猛,人往前倾,被“吊幔”(俗称,即双手抓住横杠,双脚悬空)了。车轴也突然倒转,叶子撞击着车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吓得我们慌忙跳下水车,逃得远远的,生怕被大人们发现。

有一天中午,我放好鸭子后,发现堂叔与姨祖父在一起踩水车,于是,趁着堂叔临时有事的机会,让姨祖父教我踩水车。他站一边,我爬上另一边,抓住竹杠,在他的传教下,掌握了要领,慢慢适应跟上了他的脚步。

踩水车主要是集中注意力,脚步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步调一致。如果跟不上脚步,就会“吊幔”,还可能被仰跌入河中,成为“落汤鸡”。踩水车虽然辛苦,让人劳累,但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快乐。为此,我们也常常趁着大人们不在时,去尝试一番踩水车的乐趣。

后来,随着水利设施的完善,水车退出了灌溉的舞台,成为一种摆设,被置于生产队仓库的阁楼上。自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人们用了水车灌溉。每家均有一台小水泵,既省力又方便,只要把电线往田头的电杆上一插,机器就动了,河水便哗哗地被抽上来,流向田里。

文化眼

《风起大陈》：舞出一段荡气回肠垦荒史



张亚妮 /文

摄影 李洲洋

“看哭了,真感动!”这是不少观众看完舞剧《风起大陈》的感受。

我平时看电影多,看舞剧少,只知道舞剧是舞蹈、戏剧、音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这次看完,就有了最直观的感受,艺术是共通的,打动人的,永远都是真诚。

舞剧《风起大陈》筹备两年,排练两个月,融入了大量的“大陈元素”。剧中,观众可以看到大陈岛上,垦荒队员养鸡、养鱼的盛况,陈良、大山两代人,像串糖葫芦似的,串联起峥嵘岁月的英雄故事。

看完这部舞剧,脑海里只有两个词:缠绵、激情。启程、登岛、开垦、丰收,激情是主旋律。上世纪50至60年代,467名垦荒队员怀揣“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梦想,毅然登上满目疮痍的大陈岛,和守岛官兵团结在一起,以满腔热情、冲天干劲开展战天斗海的垦荒事业。雄赳赳、气昂昂的舞步展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无私奉献。

台上,演员的拿捏很重要,不仅是舞姿,还有眼神。眼神和舞蹈一样重要,舞蹈让观众对美产生向往,眼神让观众相信美的坚韧。

看舞台上的垦荒队员,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

道光。尤其是当陈良握紧红旗,画面定格的那一瞬,不管是主演,还是群演,人人脸上都闪着光亮。什么是光呢,一种让人信任的力量,一种充满期待的力量,一种无限向上的力量。只有理解了光,才能理解整个故事的内核。

在观赏舞剧前,我和这些演员做了一些交流。他们在台下,或可爱,或质朴,但到了台上,马上散发出耀眼夺目的风采,从身姿到笑容,都让人沉醉,格外富有感染力。这是演员对舞台的信念感,和大陈岛垦荒精神是一致的。

激情之外,还有缠绵。妻子小鱼和丈夫大山,母亲惠风和父亲陈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惠风和陈良在洗衣服的时候暗生情愫,他们背靠背、肩并肩,一低头的温柔,一抬眼的羞涩,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女演员的天真娇俏,男演员的憨厚勤劳,都让观众心生欢喜。在缠绵的二人舞里,舞台对角投射出的一束强烈的灯光,将舞剧的氛围感推到极致,让观众一起憧憬正在拉开序幕的幸福生活。

最让人震撼和感动的两段双人舞,来自陈良和惠风、大山和惠风。演员们用优美和跃动的舞

姿,描绘出垦荒年代的艰难和希望,垦荒的难、爱情的难,传承的希望、未来的希望。

陈良牺牲之后,惠风记忆回忆,看着丈夫回家,她满心欢喜,端上饭酒,与陈良共舞一曲,舞姿清扬灵动,恩爱如初。妻子的欣喜和盼望,等来的却是丈夫的回光返照。狂风暴雨响起,混合着妻子的悲恸声。她一步步,踩在凄婉的节奏上,仿佛踩在观众的心跳上;她最终虚弱地坐在地上,从如花少女到痴呆老妇,仿佛只有一秒,一个人的精气神突然就被抽空了。

两人共舞的时候,以为每一秒都是永恒,舞蹈一停,陈良带着爱挥手而走,他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垦荒事业,观众们泪眼相望,他连同他的生命先谢幕了,而惠风还痴痴守在原地。我听到了观众席上陆续发出了抽泣声。

另一段双人舞,是惠风和大山母子共舞。大山对母亲整日浑浑噩噩不满,丢掉了母亲的画册,母亲打了大山一巴掌。等到儿子穿越后,围拢了父母的爱情,他终于理解了母亲,也了解了不平凡的父亲。

舞蹈的最后,母亲在儿子身上看到了丈夫的影子,寓意着儿子终于成为一个像丈夫一样胸怀大志、坚韧顽强的人。母亲骑在儿子的肩膀上,现在,她要站在他的肩膀上,看更好的世界。这盛世,如丈夫所愿。

丝滑流畅又富有力量的舞蹈,富有节奏的翻滚和呐喊,每个角色都被演员用精湛的舞姿和自如的情绪表达,充分演绎,让大陈岛的人和物,成为充满鲜活的记忆点,而不是一个个生硬的符号。

舞台上的走位、队形、动作设计结合场景变化,故事的插叙、倒叙、记忆重现的表现手法,将舞蹈语言延展,超过指尖、足尖,延伸到了另一个时空,留给观众无限回味。

